

《中华唐氏通谱》编纂委员会 编



中华唐氏通谱

总卷 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华唐氏通谱》编纂委员会编

主撰 唐为人 唐德绵 唐经棣 唐树科



中华唐氏通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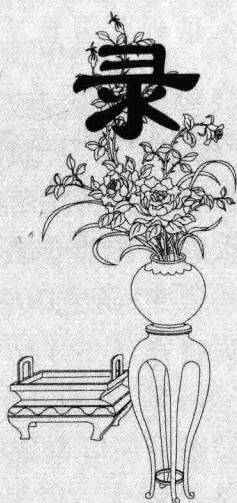
总卷

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第七编

文献辑录



主撰
唐为人

柒

目次

- 导言//一三〇五
- 第一章 大家遗笔（上）//一三〇九
- 第二章 大家遗笔（下）//一三一九
- 第三章 安徽肥西家谱近代名宦序//一三三二
- 第四章 名士赠唐氏人物序//一三三八
- 第五章 名士赠唐氏著作序//一三四三
- 第六章 名士赠唐氏族谱序（上）//一三五〇
- 第七章 名士赠唐氏族谱序（下）//一三五七
- 第八章 名公自撰族谱序（上）//一三六八
- 第九章 名公自撰族谱序（下）//一三七七
- 第十章 封典（宋至明代）//一三九四
- 第十一章 诰封（清康熙至咸丰年间）//一四〇四
- 第十二章 诰封（清同治至宣统年间）//一四一六
- 第十三章 碑传 碑记 像赞//一四二五
- 第十四章 墓志铭//一四三六
- 第十五章 圣谕 家训 家规//一四四七
- 第十六章 馆藏唐氏家谱总目//一四五八



导言

一

“文献”一词,源自孔子。《论语·八佾》记载说:“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对于它的含义,汉代学者郑玄注解说:“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后世古代学者,一直都沿袭了郑玄的看法,以典籍释“文”,以贤才释“献”。可见,古代“文献”概念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义,“文”指文章典籍,“献”指贤人贤才,特指那些博学多闻,熟悉礼仪掌故的人。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文献的生产和交流日趋多样化,文献的含义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现代化的特质手段和高科技的制作方式被用于知识的记录,文献的范围被扩大,但有记载的图书资料,仍然是文献的主体。

从广义来说,一切文献都是历史的文献。这是因为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界的变迁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历程,所有对过去的历史知识和信息的记录,也都属于历史文献的范畴。因此,广义的历史文献,包含了古往今来的所有著作和所有文献。古代文献的分类,主要依据传统的目录学的角度进行划分,其中,出现于西晋,定型于唐初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成为历史文献分类的主要依据。发展到后来,出现了包括方志和家谱在内的其他形式的历史文献。当然,方志和家谱,从学科划分角度上,也隶属于史的范畴。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世谱、家乘、家牒,是一种记载家族世系与事迹的文献形式。像方志一样,家谱也具有定期编修和连续编修的特点,家谱中很多资料,源于各家族成员提供的素材和实地的调查采访。家谱在人口迁移、族姓分布、家庭史、地方史、妇女史、下层社会与历史人物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

宋以前,家谱官修为主,修谱对象是朝庭命官,至北宋,演变民间私撰,其中欧阳修和苏洵各自编撰的家谱,成为当时不同体制的范本,极大地促进了民间私撰谱牒。到明清时期尤其清代,中国民间的家谱业蓬勃发展,汉族各姓,皆有史传,家族祠堂,皆有谱藏,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这些数量不小的民间藏谱,却屡屡因为兵燹、天灾而被流失、湮灭。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那场空前浩劫,在“破

四旧、立四新”的名义下,民间所藏谱牒,遭致毁灭性的“革命”,大多数民间宗祠内或私人的藏谱,被红卫兵当场付之一炬。只有极少数藏谱,被宗人冒着危险偷偷藏匿而得以保存。今天适逢中国历史上难得盛世,具有优良人文传统的中华民族各姓氏,二十多年来,纷纷举族修谱,一场自发的谱牒文化活动,悄然地又是大规模地在民间展开。

二

作为中华姓氏林中一员的唐氏宗族,自然也不甘居人后,在这场修谱热中,趁赶时代步伐,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本姓各宗支的修谱事业。修谱工作从小宗到大宗,由一地自修到多地联修,至今日,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全国统修。任何谱修工作,无非两个方面,即旧谱资料的续编与新资料的加撰,因此,旧谱文献的收集,成了能否续谱的关键所在。

各地唐氏旧谱,同全国其他姓氏旧谱一样,,遭遇了各种冲击几至毁灭,保存较好的旧谱,在民间寥寥可数。这不仅给各宗支在修谱时追根溯源衔接世系造成障碍,也为全国统修带来困难。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身体力行为抢救、收集全国唐氏谱牒者,乃湖南新化宗亲友士先生。1989年隆道公房七修族谱时,他放弃谋生业务,担任外联组长。1993年又发起修撰联宗通谱,自费四处串联,收集谱牒资料,历尽艰辛凡十五年,联结了38大房系,聚族众70余万人,成立了“唐氏联宗族史研究理事会”,编辑出版了《唐氏联宗族史研究》四卷。2008年,唐氏联宗族史研究会在广东雷州召开第十四次全国宗亲代表大会,会上将原理事会名称改为“中华唐氏宗族文化研究会”,并正式启动修撰《中华唐氏通谱》项目。此后,各地又陆续收集了部分新旧谱牒交总会存档。这些工作,为全国统修通谱在材料上打下了扎实基础。

与民间藏谱相对应的就是官方机构藏谱。所谓官方,就是从中央至地方各级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藏谱一般较晚,而且也曾遭受战争、兵燹的冲击导致藏谱的流失,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基本上能幸免于难,使许多旧谱得以保存。

中国国家图书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收藏家谱,到1989年,共计收藏了3000余种。上海图书馆是国内家谱收藏最多的单位,约12000种,该馆谱牒部与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编制有《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目录》。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许多馆藏单位合作,历经九年时间,出版了《中国家谱总目》。依照《总目》所供线索,2011年,《通谱》几位主撰,分组前往各主要图书馆,查阅、检索、复制四百多种唐氏旧谱资料,充实了总会谱牒档案库。

尽管如此,要详细准确地描述唐氏渊源及世系的繁衍,材料远远不够。即便从选录文献的角度,其内容的丰富性与地域的广泛性,尤嫌不足。但就现有所集资料,要从中挑选有代表性材料录为篇幅有限的《通谱·总卷》中,需要逐部逐篇的阅读、甄别、比较,在时间短人员少的情况下,是项极其艰难复杂的工程。在具体的操作中,编撰者本着四项原则来进行文献资料的选录处理:一是权威性,即凡以皇帝名义下发的诰命、



敕谕及谕祭等,予以选录,旧序作者,名气较大的高阶官员、学者大儒优先选录;二是典型性,即文章质量上乘,既有较强的思想教育意义,又富有文彩者优录;三是地域性,尽量做到各省均有文献纳选,以较全面反映唐氏的历史风貌;四是代表性,即在较集中的地域和宗谱中,虽好文篇篇,也只能挑选其中佼佼者为代表选录。

三

本篇所录文献,是指除世系、人物、艺文、古迹之外的旧谱资料,主要包括序跋、诰命、敕封、谕祭、墓志铭、馆藏家谱介绍等,绝大部分抄录于旧谱,但也有少数抄录于其他古籍中。如黄梨洲的序和刘摯的《质肃公神道碑文》,均取自于其他古籍的或碑文拓本等。

序言分赠序和自序。顾名思义,赠序为外氏作者,多为名人或唐氏至戚(友);自序则多为本宗德高望重者执笔。在赠序中,有中国家谱体例范本“欧谱”、“苏谱”的奠基者庐陵欧阳修和眉山苏氏兄弟。欧阳修所作《唐拱墓表》,以崇敬之心,对一代先贤、同朝唐介故父唐拱之生平事迹,既有真实描述又不失恰如其分的评价;苏辙的几首挽诗,更是对同朝僚友、唐介子义问的逝世寄托了无穷的哀思;司马光作为一代史学大家,站在历史高度,对先后在北宋仁宗、神宗朝谏院任过台谏包括唐介、包拯、欧阳修在内的五位当朝贤臣赞誉非常,写出了可使“乱臣贼子惧”的《谏院题名记》。古代中国文坛,向有“唐宋八大家”之称,而宋则占六家。宋六家中,曾为我唐氏援笔为文的竟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四家,岂不亦荣哉!即或至宋季,风雨飘摇,当代宰臣、一代伟人文天祥、陆秀夫亦曾为我唐谱作序,岂不亦幸哉!

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文史学家“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及与唐伯虎齐名的诗文书画大家徐贞卿、祝允明辈,不乏涉唐之文评、人评、书函等作品在篇中收集;清代,更有大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大学者、儒学宗师沈德潜、钱大昕、曾国藩等,均有为唐谱、唐人倾情作文作诗。王夫之作为一代思想大家,无论是为唐氏作谱序或寿序,无不蕴含丰富哲学思想;作为一代理学大儒,黄梨洲治学严谨,对所求谱序亦然。在《唐氏谱序》中,就谱撰问题,道出发人深省的看法:“夫欧、苏二氏,其源流历然者,尚不可记之世次,而伪谱不问其地之南北,考其年之上下,一概牵会,某世以至某世,绳联珠贯,致使祖孙倒置,蛇首人身。”对求序者唐殿宣所修之谱,他赞道:“唐氏为直臣子方之裔,其世次不可纪,其可纪者,殿以上九世耳!……殿宣之识,可谓加人一等矣。”

上述外姓大家所遗涉唐文献,本篇专辟一章“大家遗笔”,以示珍重。其实本家作者也不乏名家,如唐彦谦、唐肃、唐义问、唐鹤征、唐伯虎等,文字无不雅致。值得一提的还有自序中钦尧公之作。他修撰了江苏盐城草堰口一镇十一世唐氏谱,甘苦寸心知,在序言中回顾谱撰历程,喟然长叹:“族之中,才高学广高我十倍者,不乏其人,以教授四方,不暇修;腰缠十万,富一族者,更不乏其人,以锱铢必较,不肯修;其余不忘水之同源,木之同本,欲防迷失于世远年湮者,更有其人,而材力未及,又不能修。予读



书未成,不过稍识几字,乃族中不予鄙弃,委以修谱大事。予虽竭厥告成,抱愧实深,何敢云善?惟冀我族之见谅,不我嗤也,则幸甚。”诚哉斯言!

诰命、敕封之类,乃旧谱之精要。本篇所收此类文献看似甚多,然较集中于江苏、湖南、河南、江西几地之几大家族,唐氏历朝为官者亦多,为何谱上载封谥不多?恐其他旧谱修撰时未曾注意收集资料,或其后继无嗣文献被湮以致无考。碑记与墓志铭几乎同类,皆为颂扬先辈功绩之作。作者多为名人,尤不乏权高位重者,如晋祠碑文,乃唐太宗御笔,唐拱之铭也出自大文豪欧阳修之手。被颂者之事迹,多在本传中有载,别列者数缺菴公,铭文中叙述了公抗清复明,英勇顽强,被俘后不为清室高官厚禄利诱,至死不屈。读之令人潜然泪下。于戏,如此忠臣烈士,《明史》作者竟不列其本传,何故哉?

如前所述,文献资料的收录,本应做得更广泛、全面,但资料收集不能如愿,相当部分的省份,在资料的收集上尚属空白,致爱莫难助,无从选录。在具体的编撰中,鉴于编撰者的水平学养所限,对古文的标点断句及字体的由繁化简等,肯定存在不足甚或谬误,阅读时敬请留心注意。为了方便宗亲将来查找馆藏旧谱,兹将《中国家谱总目》中唐谱部分摘录,附于本篇末章,以俟翻检。



第一章 大家遗笔(上)

第一节 欧阳修 左班殿直赠羽林军将军唐君拱墓表

嘉祐四年,天子既受祿享之福,推恩群臣,并晋爵秩。既又以及其亲若在若亡,无有中外远迩。于是天章阁待制、尚书户部员外郎唐君拱,得赠其先考骁卫府君为右羽林军将军。

公讳拱,字某,其先晋原人,讫徙为钱塘人。曾祖讳休复,唐天复中举明经,为建威军节度推官。祖讳仁恭,仕吴越王,为唐山县令,累赠谏议大夫。父讳渭,官至尚书职方郎中,累赠礼部尚书。公以父荫补太庙斋郎,改三班供职。再迁左班殿直,监舒州孔城镇,澧州酒税巡检,泰州盐场,漳州兵马监押。乾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

公孝弟于其家,信义于其朋友,廉让于其乡里。其居官,名公钜人皆曰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举进士,皇祐中尝为御史,以言事切直贬春州别驾。当是时,子方直声竦动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贬未至而复用之。今列侍从,居谏官。自子方为秘书丞,始赠公为太子右清道;率其为尚书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又赠公为监门右卫将军;其为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权开封府判官,又赠公为右屯卫将军;其迁户部员外郎、河东转运使,又赠公为骁卫将军。盖自登于朝,以至荣显,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庙,推恩必及焉。

公初娶博陵崔氏,赠仙游县太君;后娶崔氏,赠清河郡太君,皆卫慰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女五:长适中舍卢圭;次适欧阳昊,早卒;次适横州推官高定;次适进士陆平仲;次适著作郎陈起。庆历三年八月某人,以公及二夫人之丧,合葬于江陵龙山之东原。十有七年,庐陵欧阳修乃表于其墓曰:呜呼,余于此见朝廷所以褒宠劝臣子之意,岂有厚哉!又以见士之为善者,虽湮没幽郁,其潜德隐行,必有时而发,而迟速显晦在其子孙。然而为人子者,其可不自勉哉!盖古之为子者,禄不逮养,则无以及其亲矣。今之为子者,有克自立,则尚有名之宠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笃于古也深矣。子方进用于时,其所以荣其亲者,未知其止也,姑表以待焉。



第二节 欧阳修 送唐生(一本作送唐秀才归永州)

京师英豪域,车马日纷纷。
唐生万里客,一影随一身。
出无车与马,但踏车马尘。
日食不自饱,读书依主人。
夜夜客枕梦,北风吹孤云。
翩然动归思,旦夕来叩门。
终年少人识,逆旅惟我亲。
来学愧道瞠,赠归嗟橐贫。
勉之期不止,多获由力耘。
指家大岭北,重湖浩无垠。
飞雁不可到,书来安得频?

录自《四部精要·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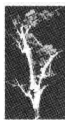
第三节 王安石 屯田员外郎唐諲可都官员外郎制

敕某:尔艺文行治,进有可称,为郎尚书三年于此矣。职事之最,法当进迁。愈其懋功,以对新命。可。

录自《四部精要·临川先生文集卷五一》

第四节 苏轼 书唐氏《六家书》后

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散。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释智永白”者,误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禅师书也。云“谨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语耳,而书亦不工。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楷,高丽遣使购其书。高祖叹曰:“彼观其书,以为魁梧奇伟人也。”此非知书者。凡书象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河



南固忠臣，但有谮杀刘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尝考其实，恐刘洎末年褊忿，实有伊、霍永语，非谮也。若不然，马周明其无此语，太宗独诛洎而不问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许、李所诬，而史不能辨也。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走者也。今长安犹有看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盱侧媚之态，不知个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而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余谪居黄州，唐林夫自湖口以书遗余，云：“吾家此六人书，子为我略平之而书其后。”林夫之书过我远矣，而返求于予，何哉？此又未可晓也。

元丰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苏轼书

录自《三苏全书·集部·苏轼文集》

第五节 苏轼书唐林夫二则并诗一首

其一

唐林夫以诸葛笔两束寄仆，每束十色，奇妙之极。非林夫善书，莫能得此笔。林夫又求仆行草，故为作此数纸。元丰六年十月十五日，醉中题。

其二

行至泗州，见蔡景繁附唐林夫书信与余端砚一枚，张遇墨半螺。砚极佳，但小而磨墨不甚便。作砚者意待数百年后，砚平乃便墨耳。一砚犹须作数百年计，而作事乃不为明日计，可不谓大惑耶？

灵隐前一首赠唐林夫（一题闻林夫当徙灵隐寺）

灵隐前，天竺后，两涧春淙一灵鹫。
不知水从何处来，跳波赴壑如奔雷。
无情有意两莫测，肯向冷泉亭下相萦回。
我在钱塘六百日，山中暂来不暖席。
今君欲作灵隐居，葛衣草履随僧蔬。
能与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书中书。



第六节 苏轼 唐彬

唐彬与王濬伐吴，为先驱，所至皆下。度孙皓必降，未至建邺二百里许，称疾不行。已而先到者争财，后到者争功。当时有识者，莫不高彬此举。予读《晋书》至此，未尝不废卷太息也。然本传云：“武帝欲以彬及杨宗为监军，以问文立。立云：“彬多财欲，而宗嗜酒。”帝曰：“财欲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进退无据。岂有人如唐彬而贪财者？使诚贪财，乃远不如嗜酒，何用也！文立者，独何人斯，安知非蔽贤者耶？

录自《三苏全书·集部·苏轼文集》

第七节 苏轼 唐允从论青苗

儋耳进士黎子云言：城北十五里许，有唐村。唐氏之老曰允从者，年七十余，问子云，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钱困我，于官有益乎？”子云答曰：“官惠民贫富不均，富者遂什一，日益富；贫者取倍称，至鬻田质口不能偿，故为是法以均之。”允从笑曰：“贫富不齐，自古已然，虽天工不能齐也。子欲齐之乎？民之有贫富，犹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动，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二十日，子云过余言此。负薪能谈王道，政客谓允从辈耶？（原文附考：时介甫当国，力行青苗，公判杭州，常因法便民，民赖以安。若讥诮其非，形于文章者多矣。

录自《三苏全书·集部·苏轼文集》

第八节 苏轼 送唐氏诗二首

送唐观

溪上幽居少四邻，西家幸有读书人。
经年食菜谁怜瘦？终日题诗自不平。
身在江湖钓竿地，心驰兰会战车尘。
此行便有飞腾处，笑杀年来老病身。

次韵唐观送姜应明谒新昌杜簿

夫子虽穷气浩然，轻蓑短笠傲江天。
薄游到处唯耽酒，归去无心苦问田。



泮上讲官殊不俗，山中老簿亦疑仙。
相从未足还辞去，欲向曹溪更问禅。

姜如晦方作岭外之行

录自《三苏全书·集部·苏辙集卷一二》

第九节 苏辙 唐修撰义问挽词二首

其一

家风台柏老，遗直故依然。
节见南迁后，神凝未瞑前。
临民旧有法，训子适成篇。
九转今犹在，《参同》岂妄传？

其二

我返南荒日，君临旧许初。
笑谈宽老病，旌旆拥茅庐。
酒盏开虽数，溪堂到尚疏。
谁言生死隔，近来浹旬余？

录自《三苏全书·集部·苏辙集卷十九》

第十节 黄庭坚 跋唐林夫书并诗一首

余於唐家子弟处，得林夫临摹欧阳询书帖，笔劲而秀润，余以为此林夫得意书也……此数帖工拙相半，可收藏者。

古原宏伸（《画史》集注六）

仓后酒正厅昔唐林夫谪官所作十一月己卯余纳
攀檻朱云头未白，不知流落向何州。
空余前日学书地，小阁红蕖取意秋。



第十一节 司马光 谏院题名记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名，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湮灭，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后之人将其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呜呼，可不惧哉！

包拯字希仁 庐州人 御史中丞

赵抃字阅道 衢州人 御史大夫

唐介字子方 荆南人 知谏院

欧阳修字永叔 庐陵人 御史大夫

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 山西 司马光书

录自《唐氏联宗族史研究》第一卷

第十二节 王珪 唐质肃公介墓志铭

熙宁元年正月，制以权三司使、给事中唐公为参知政事。明年三月，遽寝疾不朝，上遣太医日夜视公疾。四月乙未幸其第临问，公寝剧不能言。上泫然出涕曰：“能复为朕起乎？”明日公薨，乘輿复临奠。哭之慟，废朝二日。赠礼部尚书。其家上状于太常。而博士安燾议以公正而能断，请谥曰：“质肃。”既而判尚书都省司马光与其属一百五十有七人，皆请如其议。四年二月辛酉，葬江陵龙山之东原。前此其孤以余职在太史，使人来京师，求铭以纳其墓中。且余观公之所以进，所以黜，其节皆有足以动后人，故为序而铭之。公讳介，字子方，其先晋昌人。唐宋避乱于余杭，自其祖始徙家江陵，今为江陵人。公年甫十三，父卒官漳州。家贫，州人有欲赙助之，公皆辞不受。及归江陵，闭户读书者七年。其为学，穷圣贤大原，不以辞律自羁束也。天圣八年，进士及第，为鼎州武陵尉，又为岳州沅江令。州民李氏距有货，吏数以事动之。既不厌所求，乃言其家岁杀人祠鬼。会知州事孟合喜劾深，悉捕系李氏。家无少长，榜笞久莫伏。以公治县有能名，命更讯之。公按劾无他状，合怒，以其事闻朝廷。诏遣殿中侍御史方偕徙其狱于澧州。已而，不异公所劾。其后州吏皆坐罪去。偕以活死者得官，公终不自言也。改武康军节度推官，知夔州奉节县。方陕西用兵，诏奉三路知县。公用荐者得迁著作佐郎。



徙莫州任丘县。自契丹约和，遣使往来岁不绝。凡诛索百出，驿吏比多破产而去。公尝坐驿门上，戒曰：“自今非当馈物，一切毋得供。有辄坏什器者，执之必以法。”由是过公境者，无敢有所扰。缘边塘水夏秋害民田，中人杨怀敏用事，欲取县西十一村之地以储涨水。吏畏执不敢言。公为募丁夫，自高阳筑隄以障之，至今以为利。丁光国太夫人忧，服除，以秘书丞知相州安阳县，徙通判德州。河决商胡，大为河北患。前宰相魏公镇大名，上漯川图请复河故道。朝廷适遣使行视其地，众莫敢辄议。公独抗言曰：“故道之堙久矣，尚可复耶？”听者皆蹴然。转运使崔峰以库帛配民，而过估之。公即移书安抚司曰：“河北仍年被水灾，民困不聊，转运使不为之，然则为上存民者不在安抚使乎？”峰闻怒，按其留牒不即下。公终不从，峰亦不能果行。迁太常博士，又徙通判广信军，召为监察御史裹行，改尚书主客员外郎、殿中侍使裹行，赐五品服。内侍庐昭序造龙凤车于启圣院，内出珠玉为之饰。公言太宗神御在启圣院，不可慢，况为后宫绮靡之器哉！帝趣令毁去。三司使张堯佐一日除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公与谏官包拯等七人力争上前。既又请御史中丞留百官班，卒夺堯佐宣徽、景灵二使。顷之，复除宣徽使。公独争之不可得，求全台上殿不许，自求贬亦不报。于是劾奏宰相，并言谏官附会事。其言无所避。帝怒，急召二府以其章示之。公独立殿上不去，枢密副使梁适叱公下殿，即贬春州别驾，明日改英州。又明日，罢宰相，逐谏官。当是之时，公卿大夫莫不相顾惊动。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咨嗟称咏而不能自己。公虽斥，其名遂重于一时。谕年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全州团练副使，监郴州酒税。复秘书丞，主客员外郎，通判潭州。又复殿中侍御史裹行，知复州，道改殿中侍御史，充言御史。帝特遣内侍薺告敕赐之，公至，不以一语自明。帝曰：“卿被谪以来，未尝以私书至京师，可谓不易所守矣。”公第顿首谢。他日因对曰：“臣言不行，将固争争之，重以累陛下德。”以言职辞，乃以为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权开封府判官出知扬州；赐三品服，徙江东转运使、御史裹行。吴中复上言：“公方正有守，不宜久在外。”时文潞公复为宰相，因奏曰：“唐某之疏臣事固多中，初以贬太重而未得蒙显擢，宜复召用之。”止改户部员外郎河东转运使。西人盗耕河西田，而知麟州武戡，谋堡以限其侵地，会西人兵猝至，官兵皆战歿。即罢太原帅，以公权领帅事。于於大发兵境上，以张军势，且戒边吏毋得与互市。西人数窘，果遣人来，愿得更定封土，实出公策。历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三司度支副使。遂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同提举万寿观，同详定礼仪。奉使契丹还，进礼部郎中，权发遣开封府事。尝援天禧故事，请增置台谏员以广言路。又言：“比诏诸路监司为举人，而多得文法小吏，无以裨盛化。请令中书、门下，慎择端良敦濮之士，毋令兴俭薄者并进，乃称明诏。凡内降恩泽，事不关中书，此皆妇人女子甘言悲辞之诌，以乱圣德，宜早抑绝之；宫禁嫔御赐予之费，多先朝时数十倍，且日加无穷，亦当有所损减；兗国公主夜开皇城门，昔汉光武帝出猎还，从中东门入，明日贬中东门候；盖宫门之禁，以备非常当今公主所过，内外宫殿门主吏，宜重劾罪以闻。夫赏罚不可私于人。孙沔、吕溱，前坐纵侈不法，而皆过贷之，若尔，在下者恐惩未易惩也。天下刺配人日益蕃，至死不得赦。在例则不然，可量所犯轻而数更赦者，听自便，庶几广上恩。”仍令有司更议刺配法，帝多



开纳之。会御史中丞言宰相，宰相方就第待罪，御史中丞辄自去官号。召不出，公乃与台谏官连章请辨是非，既黜御史中丞，公亦自请外，乃以知荆南。知门下事何郯，封还所下敕。未几，论新除枢密副使不当进，其事久不决。公论列不已，卒罢新枢密副使，出公知洪州。翰林学士胡宿等七人，皆上书愿留公，不可得。明年，拜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英宗面谕曰：“卿在先朝有直声，今出自朕选非繇左右言也。”公曰：“臣无状，蒙陛下过听。臣窃思有昔欲治之主，亦非求绝世惊俗之术，要在顺人情而已。祖宗之遣德余烈，在人耳目固未远，愿陛下已成之业以为鉴，收群虑之策以为知，则天下胜蒙福。”居数月，又以为龙图阁学士、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太原府。初，代州岢岚军敌骑时入钞边。公则大合诸将兵尽驱之，使远去，毁敌所置堡寨。西人寇大顺城，环废路檄出兵以牵制贼势。公曰：“敌小人，一方固自可支，若此道遽出兵，又生一边患不息也。”公在太原三年，尝戒边吏务从容持重，毋得轻出兵。故终公之去，塞下无少事。今天子嗣位，迁给事中，权三司使，罢京师，增官屋，餽钱复汴河漕舟，以转江湖之粟。其与言政事议论，益有所感发。上或以某事为是，公辄曰非。进退天下士大夫，皆直言其可否，不避怨，不立恩。其年上欲亲礼南郊，议者或以居丧为不可。上未知其所从，以问大臣。公对曰：“古者天子谅闇之礼与下不同，况郊有定岁，其可以卑而废尊。”及下议，两制莫不如其言。公天资刚直，其在言路，久名敢言，自非有益于朝廷，亦未尝言；其为政，则宽静而有体。位显矣，奉养犹若平素时。始公薨，上至其家，见书象不类公，即命中使取禁中旧传本赐其家，素见重如此。享年六十。曾祖讳仁恭，赠太子太保；妣盛氏，追封英国太夫人。祖讳渭，赠太子太傅；妣夏侯氏追封崇国太夫人。父讳拱，赠太子太师；妣二崔氏，追封嘉光二国太夫人。娶杨氏，封京兆郡夫人。正家有贤德，五男子：淑问，殿中丞，监察御史裹行；义问，大理评事；待问，早卒；嘉问、之问，并太常寺太祝；二女子，以归淮南转运使屯田郎中谢景温、衙尉寺丞王泰。六孙男子：懋，太常奉礼郎；愿、恕、意、愚并秘书省书郎；憑、未仕。铭曰：

唐初晋昌，晚徙于荆。代难继食，未侈厥声。有聲辉煌，宝公自发。其蓄有来，公发莫遏。凡位在下，难见节义。公独嶄嶄，言骇众视。谁荐诸朝，行御史中。以卑犯颜，万死不容。繇天子明，卒起荒陋。历凌阻夷，岂不一守。乃貳政事，其益心丹。天子曰可，公曰未安。进退贤否，不问党讎。人莫我私，我德不求。谁其中止，犹未大施。帝心念公，趣驾再之。既见公象，曾莫公及。出图殿中，嶄若廷立。其孰如公，誉荣初终。葬岂云远，祖考是从。南望章华，左云土梦。公名不亡，万世之重！

宋 王珪 撰

录自王珪《华阳集》



第十三节 陆九渊 与唐司法

鄙文纳去数篇，第今时人偏党甚众，未必乐听斯言，總卿从朱丈游，尤不愿闻者。今时师匠尚不肯受言，何况其徒苟私门户者。当唯理之是从，岂可苟私门户！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不容私而已。颜、曾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门户，孔子亦无私门户与人为私商也。薄遽占复，草草。

录自《陆九渊集》

第十四节 文天祥 赞唐谱

德文章鸣于一世，乃留其像，与凡模容虽盛不久，夫亦无谱之故也。世以谱传而不能以像传，能以像传者，必先人勋业著于当时，道唐氏谱像并传，灿然永久而不替，子孙瞻先人之像，读先人之谱，而不兴仰止之心，末之有也。

宝祐元年癸丑七月 后学 吉州 文天祥

录自《唐氏联宗族史研究》

第十五节 陆秀夫 唐氏世谱原叙

古者统一人心，各有分守。天子守四海，诸侯守封内，卿大夫士以禄，庶人以田，故各有所依以相燮。纲纪立而治法彰，亲疏辨而民知敬；后世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封建废而无氏族，士无世禄矣。世士禄田尽废而天下无世族矣。洎乎秦以下二千余年，所以衍燮叶之绪于不替，其惟世谱一事而已。夫世谱亦非空文，之足证必先世圣神贤哲公卿将相，其道德文章、功名事业，表著于当时，流芳于后世。苟无其人则泽易斩而子孙微，故世谱之始必先世有人而后可传也。先世有人矣，使继体不续、文献无证，亦不足以继前光后。故世谱之遗，必子孙得人而后可承也；子孙得人矣，而遇有乡会之冲战征之地，又不免于播迁焚掠之惨。故世谱之赖以不绝，必居得其地而后可也。稽唐氏者，陶唐之后裔，唐侯之子孙，以国为姓，宗支繁衍绵延腾茂。若汉之唐檀字子产，好星占，著书二十八卷，号“唐夫子”。裔孙唐俭，佐唐太宗定天下，为天策长史，谥曰“莒公”，图形凌烟阁。唐次字文编，俭之姣孙也，唐德宗朝因谤黜，十年不迁，作《辩谤略》三篇。宪宗立，见而善之，命学士沈傅等再增十篇，号《次元和谤略》。唐求僖宗时见黄巢乱，弃官